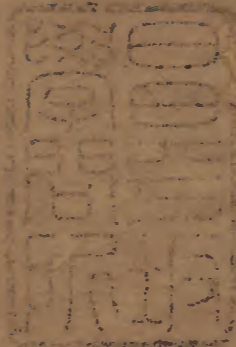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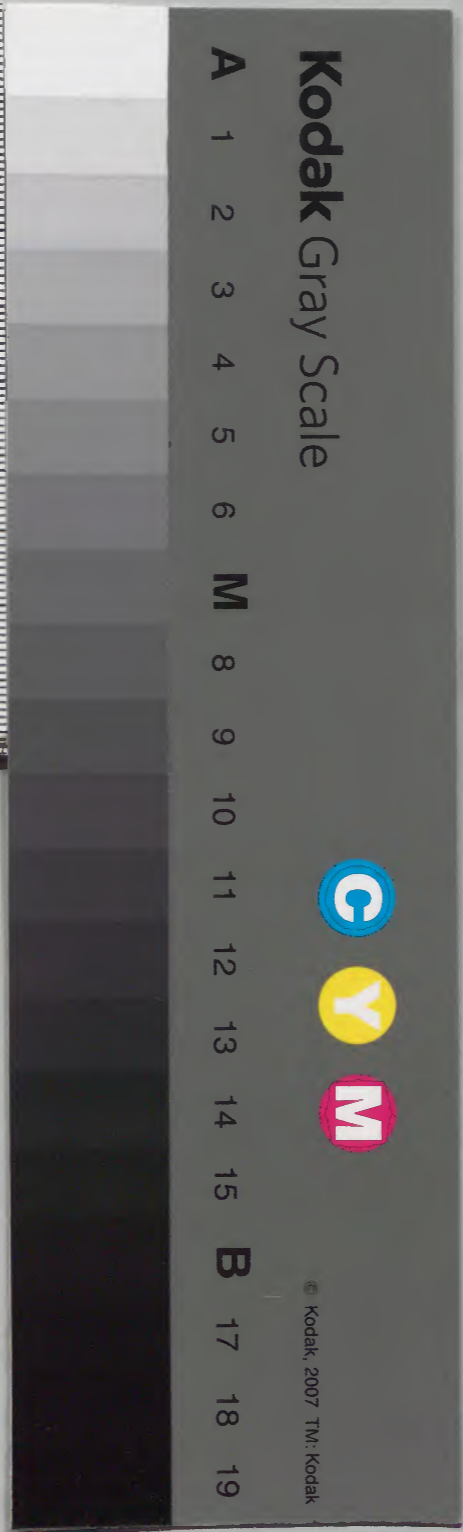
天台治畧 三



			九	漢
		一〇	九	書
	二	四	六	門
六	册	架	函	類

庫文閣内		
元	九	漢
七	九	書
四	六	類
架	册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196
册數	6(3)	
函號	297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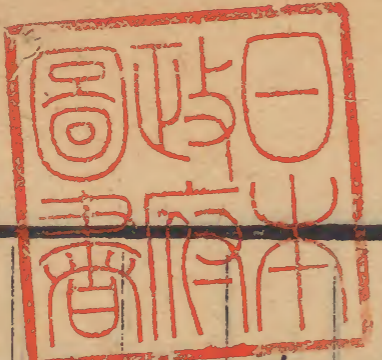




一件騙拐賣良等事



審得季周易與已故之季蘓升雖同係義烏人氏然實風馬
 無涉也蘓升有女壽娘初嫁奚茂生為妻茂生物故繼嫁楊
 仲啟為妾今又轉嫁陳大佑為妾是壽娘之別抱琵琶甘心
 偷位小星者固已一而再矣今季周易抹煞從前楊仲啟曾
 經娶過壽娘為妾一事彙控陳大佑季美生等為拐騙賣良
 其意亦何居乎夫同一壽娘也同一為妾也借曰拐騙借曰
 賣良試問周易何以不控楊仲啟于前而控陳大佑於後耶
 且對簿之下周易與壽娘從不識認即與美生等亦從不謀
 面據供周易是季非季不得而知合之証佐眾口僉同則周



易之此控也實屬借端誣詐今訊係伊子季從雲季從敬唆使所致責其子而寬其父洵非枉縱壽娘仍令陳大佑領歸完聚逐釋免供立案

一件佔逐滅祀事

審得湯璲即張利楹刁徒也故民湯亨柱始因無子螟蛉張利楹更名湯璲撫育婚娶倍極恩勤後生親子湯瑜湯琰二人遂分授田產另若各爨已歷有年所矣今璲所分之產蕩盡闢有祀田漫想烹肥嗔瑜不允胆駕佔逐滅祀虛詞瀆控獨不思湯氏之春露秋霜以永蒸嘗者自有湯瑜湯琰在焉非其族也不在祀典又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璲係非種鋤而去之湯亨柱豈遂為若敖之鬼同祀卽蓼陸抱不祀忽諸之痛乎璲也何得反以佔逐滅祀控湯瑜兄弟耶刁健寔甚除與黨同袒証之湯汝荅湯惟表并黨總

鄭龍並予杖做外湯璲仍令歸宗不得違律以張姓亂湯氏宗族今而後璲與汝苓惟表倘敢復生覬覦再起風波三尺具在不稍貸也立案

一件掘塚毀坊等事

審得陳兆鼎乃倚衿護符夜郎自大者也劉維虔與褚從傑有祖坟一坵坐落十九都劉門口蟠龍山又名前山灣馬鬣松楸窳窳永安已百有餘年矣詎兆鼎忽認為牛眠白鶴之祥餌褚從傑之故兄褚從爵並劉惟虔之堂弟劉惟華先後契賣希圖平棄起造坟塋劉惟虔出而控告訐訟經年懸案未結今維虔復以掘塚毀坊等事具控本縣單騎親勘見褚坟在上劉坟在下界址毗連是此一坏之土固褚劉二姓祖宗之魂魄寔所憑依而兆鼎乃用計謀買思毀他人久遠之坟墓扞作自己鬱之佳城非惟有犯王章抑且大傷天理

易地而觀捫心自問安耶否耶庭訊之下兆鼎毀坊是假謀
坟是真除將違律賣坟之劉惟華從寬責做所得契價四兩
并搗根銀一兩六錢照追入官褚從爵已經物故契價免追
陳兆鼎知情謀買本應詳究姑念已經悔悟當堂哀額一並
從寬薄罰銀二十四兩脩理學宮令稍解慳囊作當頭捧喝
可也褚從爵劉惟華文契二紙抹銷附卷坟聽褚從傑劉惟
虔等各永遠標祭立案

一件佃賣主田等事

審得陳明水之父存日將田地賣與故民陳君德君德于康
熙四十五年賣與曹廷芳迄今一十四年管業無異是固買
賣清楚之產也今明水窳以佃賣主田具控差拘庭訊明水
堅以伊父所賣僅止官田四分今廷芳所管現有一畝二分
曉々置喙隨諭原差督着黨總田隣及兩造公同踏明四至
坵角畝數去後稟覆之下細加研求始知廷芳所買之地今
已開墾成田明水闢其地少田多故為此控獨不思滄海桑
田桑田滄海今古皆然明水何得藉此希圖單佔耶薄懲以
儆其田仍歸廷芳照契管業但查地之弓數原多于田且明

水戸下虛稅又多廷芳既已墾地作田相應再于陳戶收辦
田稅五分以斬葛藤明水不得再逞刁鑽另起風波致于三
尺立案

一件異姓亂宗等事

審看得姜叔大本姓楊乃姜應菊之售子而姜叔誠則應菊
之親子也田房產業不分彼此兩股均分相安已久今因祀
田二十五石叔大恃子姜于蕃一衿護符息起而攘之捏稱
叔誠賣出叔大贖回具稟卽令批照鯨吞毋怪乎叔誠有異
姓亂宗業佔之控也庭訊之下叔大贖田毫無憑據惟以印
照為稟獨不思贖回果真何必求批執照卽此便屬子虛况
驗卽令所批之照止有註語餘外並無一字不知閱何情節
遽定為叔大之已產殊不可解再驗照上年月係康熙五十
五年十月印文清朗並不模糊而本縣印信現係康熙五十

六年九月換給焉得五十五年十月有如此清朗印文明係
於前任解組時倒提年月夤謀告批以為強佔張本實屬不
法除將執照銷燬外姑念叔大年老將伊次子姜兆龍代責
以儆所爭之田斷歸叔誠管業于蕃從寬遂釋免究今而後
倘敢再生枝節定操三尺以從事決不因身惹芹香竟爾罰
寬布帽也立案

一件棍劣串吞事

審得周君人之父周因侯有田七十五石康熙五十二年君
人私將三十石賣與陳從章經伊父因侯告官贖回至五十
四年因侯將七十五石之田盡賣王廷甫已經剝栽了根過
稅完糧是固賣絕之產矣詎君人故智復萌從章貪痴不泯
胆敢私捏文契復將前田盜賣盜買三十石本年五月從章
統兇割麥廷甫奔鳴署縣差拘不喚被告反鍊原呈致廷甫
有棍劣串吞之控也庭訊之下陳從章匿不到案計嘆伊子
陳台一恃衿護符挺身赴審呈出周君人五十三年所立白
契曉上置喙查此田即係從前君人私賣從章私買因侯贖

回之由何以君人重來價賣從章竟不向伊父因侯問明乃
竟私相授受父不書名契不投稅謂非知情謀買私捏文契
而何竊恐台一雖喙長百尺其亦無說之辭也君人將父已
賣他人之田重複盜賣杖責以儆田歸王廷甫管業仍斬廷
甫出銀八兩給與因侯以斬葛藤陳從章知情謀買恃強割
麥本應嚴提到案盡法究處姑從寬免於周君人名下追出
所得盜賣價銀三十兩照律入官白契銷燬台一身列宮墻
且為東城巨族亦知田宅律內有朦朧投獻勢豪私捏文契
與賣者受者一體全罪之嚴例乎乃竟顛蹶明行全無顧忌
豈所云讀書不讀律耶各宜痛改毋得嘗試立案

一件勢佔民業事

審得張善夫之祖於康熙十四年將民山二畝契賣與姚士
昂之父塋坟冊經五造找貼數番蓋絕產矣迺善夫檢得故
明陸太寧賣地廢契一紙謂山外有地四畝被士昂佔管以
矜賜丈勘等事具控隨委捕衙帶同文書確勘去後據覆自
山而下雖有平坦草木叢雜並非深土可耕則其所控佔地
之說何為者今庭訊之下查閱契券俛首無詞但善夫妻人
也一貧徹骨虛稅孔多且士昂之山松楸馬鬣已成鬱佳
城與尋常息產不同斷令士昂出銀一十兩代善夫清完逋
賦追陸太寧廢契銷燬永斬葛藤此亦哀其窮故為是畧法

六台治器 卷之三
言情之舉今而後倘敢違例再生枝節名曰善夫實乃貪得無厭之鄙夫矣定以三尺繩其後立案

一件律謀律佔等事

審得二十八都山頭邵地方有两塘焉一名大墩塘一名明塘其大塘則范國卿承分辦稅歷來車岸無異其明塘則邵良道邵德望等歷代相承公共之世業也今國卿因有大墩塘稅突思影射罩佔明塘良道等不容致有律謀律佔之控庭訊之下國卿出順治十年間邵良道之故祖邵守選復契為之飾說夫天下之事理而已矣若復契果真順治十年至今已歷六十餘載國卿既年之在于明塘車水何良道等一旦忽起而阻之必無是理且詰之地隣僉稱明塘之水范姓有分無分不得而知供吐含糊隨細閱復契係新紙做舊且

無契尾查訊契中則無有一存驗各花押則出一人手筆謂
非贗物其誰信之斷令邵良道照舊管業明塘外仍薄懲國
卿以做當堂塗抹偽契判此立案

一件佃佔主業等事

審得朱成肅刁徒也伊故父朱君燦於康熙貳年將民田二
十五石賣與朱大可之祖為祭田四房輪流管辦載明家乘
班、可考緣原契存於長房朱溥處而朱溥之子朱聖佑耽
於賭博窮極無聊被成肅私自騙去原契至康熙五十五年
聖佑物故成肅起而告爭懸案未結今拘確訊據朱大可等
供吐當日成肅騙契聖佑偷契朱溥告究衆房立據各情由
歷、如繪合之証佐衆供僉全稽其族譜昭然不爽洵屬朱
大可公堂祀產而成肅佃佔主業之控何為者溥予一杖以
儆刁鏹其田斷與朱大可等為公田辦祀完糧并着領回朱

君燦原賣文契一紙收執逐釋免供立案

一件背父滅據等事

審得生員許正履之故父許雲怡與葉龐氏之故夫葉盛敷
翁婿也盛敷有田壹百六石出典葉良辰銀三十一兩四錢
康熙十九年間雲怡湊價一十五兩七錢同盛敷贖回又兩
次共付原賣主葉奎夫搗根銀一兩八錢將田品作仁義二
闈各半拈分管業至康熙三十三年九月雲怡立有信約內
開日後盛敷備還前價及兩次搗根銀取贖前田不拘年分
並不執吝等語正履亦書名畫押無異今盛敷之繼妻葉龐
氏同子葉崇恒照約取贖正履新而不與致葉龐氏以背父
滅據具控推正履之意不過以田多價少每年租息尚亦有

利且胞姊物故又無所生則姊非親姊甥非嫡甥遂據為己
有而不顧獨不聞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且對簿之下龐氏出
驗聽贖信約雲怡之手澤如新正履縱不念甥舅之誼其若
父命何為正履計於捧讀之下即痛哭流涕求歸故筆以成
先人之故志猶為晚也况收價措契而重違以逞耶許生可
謂失利義之防矣合斷田歸盛敷之子崇恒照依前價贖回
正履不得措勒以違父命本年田租應歸正履收得崇恒亦
不許爭執以失親誼理有固然法應如是取各遵依立案

一件掘塚佔墓事

審得潘枚潘柏等之祖塋坐落馬湖地方窰窰松湫由來已
久今潘枚私將妻棺並祖而塋致潘柏等以掘塚佔墓事赴
控據潘枚以循例附墓事具訴庭訊之下輾轉不已本縣單
騎親勘見潘枚妻棺實與伊公共太祖之塚相連並塋祖墳
掘傷擲露未掩姑毋論此地是公是私抑毋論卑幼發掘塚
塚已見棺槨有干嚴律獨不思幽明本無二理設雲仍孫婦
與高曾祖考合室連床於理順乎於心安乎當場諭令潘枚
修培祖塚將妻棺移塋於祖塋下空閒處所率同兩造阡基
標記擇吉瘞埋查潘枚雖係草頂武生姑念事起同宗從寬

逐釋嗣後務宜敦倫睦族和氣致祥均不得惑於風水之說藉既朽之骨再起冢端取潘枚遵依附卷可也立案

一件價業兩空事

審得許文相即許兆玉全母許金奴於五十五年十月將田一契賣與許于豪又於五十六年八月一契賣與許文炳豪前炳後各有田畝固風馬無涉也詎文相與于豪之兄許于選皆博徒暴客文相角而不勝遂將價賣文炳之田復盜四石售之于選此文炳所以曉、具控耳但不告文相重賣而告于豪佔田何為者斷令文相所賣于豪之田應歸于豪照契管業文炳不得過問文相所賣于選之田仍追還文炳管業于選不得爭執其重賣價銀本應追出入官姑從寬免此案實因賭博而起冢端文相于選各予薄杖逐釋免供誠屬

厚幸當堂判此立案

... 厚幸當堂判此立案 ... 天台 ... 卷之三 ... 三 ...

一件背據佔掠等事

審看得倚強凌弱恃眾暴寡天台之惡習也然於立繼之事則有人律存焉未立之前毋許尊卑失序以亂昭穆既立之後或不得於所後之親而欲別立必須告官此一定之法不容倚強恃眾而逼逐自由也今周朝石年老無子于康熙五十八年二月照依昭穆次序已立堂姪周之簡之弟周之壽為子祀田祀稅俱歸管理族戚鄭坦然等所書公據炳如也奈周之壽等次房也人寡而弱周子揚等長房也人眾而強之壽兄弟力不能敵不但于值祭時每被欺凌且任其賣祭產而掠祭租固久已吞聲飲恨矣夫何本年二月忽代周朝

石又立囑書擯棄之壽私令姪孫周廷恭頂理希圖一畧烹
肥而謂周之簡其能已於背據佔掠之控乎推勘至此子揚
廷恭逼逐顯然本應法究追產追租但係一本周親而之壽
等又伶仃孱懦一事深求愈加仇恨之壽等將來其不免于
弱肉而強食者幾何耶始從寬斷令周之壽仍為周朝石之
後所有單開祀田七十八石其坐落長洋三望洋馬湖三處
田三十九石歸與次房周之壽等坐落廿四都馬王坵莒溪
石柱四處田三十九石歸與長房周子揚等祀田四畝五分
釐定界限分承二畝二分五厘各管各業每年各自辦祭各
自完糧庶使朝石身後可無不祀忽諸之痛而之壽得免憑
陵几肉之虞此亦安弱全孤之一道也逐出免供取遵依立

案

一件價倍糧賂等事

審得鄭元勳乃昧心無恥恣不畏法之徒也翠屏寺僧法輪
之師存日將田六畝賣與元勳之故伯鄭紹結故父鄭紹蘭
後贖回紹結一半退還原賣契因上有紹蘭一半未贖另立
抵契載價三兩五錢抱租完糧歷年已久去年元勳犯事監
禁在府需用甚殷持僧抵契索銀於原價之外復勒三兩七
錢迨銀入手又指契不還借稅為名意欲圖賴致法輪有價
倍糧陪欺吞指契之控今庭訊時查冊面質僧之過戶輸稅
歷、有據再訊付銀經手之鄭孝敬供認付過銀七兩二錢
鑿、不爽元勳雖百喙其何辭哉斷令田歸法輪管業仍差

天台治署 卷之三 五
押元勳追出抵契呈繳銷燬倘敢怙終不悛恃強藐抗定行
詳草以豪強佔奪民業之律繩之立案

一件夥棍強掠事

審得洪元音於康熙五十年八月憑中洪道宗價買包惟新
民地六石收稅完糧中明契正之產也詎有崔守奇崔逢時
者濶包惟新物故奠圖單佔忽爾到地採相致元音以夥棍
強掠事詞控縣批衙已經據詳批行在案復據元音以故紙
影佔號驗親劈前來差拘庭訊據崔逢時呈驗契券一契內
載有田地兩項止收地稅不收田糧顯有欺捏情弊當堂塗
銷偽契地歸元音管業守奇始開一面從寬逐釋在案何逢
時胆以孫承祖業竟屢瀆夫一契一稅一稅一號一號乃開除
收籍之通例今據逢時驗有三契冊止一號明係遮掩本縣

不深求盜佔情由已屬厚幸復不自悔反歸咎于祖父豈真
以強佔世其業耶殊非善則歸親之意薄罰銀四兩為脩理
明倫堂公費庶使豪強者不得兼併也當堂判此立案

一件業佔糧賠事

審得僧人聞修具控陳荆言佔田陷糧一案緣永保鄉飛泉
廟內有香燈田五畝六分七釐九毫向係謝圮戶下官田坐
土萬年凌後遇兵燹失管二畝五釐糧則猶是也而田畝較
少矣聞修不堪賠累抱冊徧查知為荆言現在管業是僧完
無田之糧而陳有無糧之田此聞修所以有是控也詎荆言
妄指伊祖於順治十六年契買袁叔凱王村堪門民田二畝
為辨查聞修告爭之田官田也叔凱契賣之田民田也夫官
與民判然不全荆言何得拉扯希圖影罩審斷之下猶曉々
置喙隨令丈書田隣黨總人等公同查勘據覆田之土名坵

角四至與聞修祈控並無差謬其為廟田無疑斷歸聞修管業實為理法之平荆言佔管雖久迺由於伊祖姑從寬不究嗣後倘敢再生枝節定以欺隱之罪立之立案

一件繳第踞佔等事

審得余才煥與弟余亨悅余亨球同胞手足也康熙二十九年間伊父存日將所有房產除抽存公堂祀田十二石外餘俱三股均分已歷三十年於茲矣詎才煥于五十七年三月內拏搗余君升余汝式姜叔楷等一班腹羽鉗立公據奪去亨球名下分授田五石又公田三石踞為己有貪痴未泯聽訟棍姜叔楷唆撥復起風波胆捏住房未分以傲弟踞佔具控屢瀆不已串通黨棍余士呈余汝式等一札袒愛拘訊之下群小鬼蜮情形當堂畢露余才煥不孝不友本應盡法重懲但不忍傷其兄弟之情姑從寬與扛替唆訟之余汝式

余士呈姜叔楷並予薄杖以儆房屋田產斷令亨悅亨球各
照依父分單管業余君升等所立公據塗抹附卷嗣後務宜
兄友弟恭交盡其道以篤天倫倘才煥不自悔艾再生枝節
三尺具在不少貸也立案

一件控佔無討等事

審得生員孫肇元於康熙五十六年契買王祝氏荒地一段
計稅六分坐土十二都王庵地方緣與陳君榮祖坟毘連致
有控佔無討之控對簿之下肇元賣買各有對主契正中明
據君榮執有萬曆十年並萬曆十四年文契二紙曉置塚
單騎親勘告爭處所實非陳業隨細加比對君榮所呈兩契
印信大小不同紙色新舊各別其萬曆十四年之契顯係捏
造希圖倚坟單佔本應研究根由姑念無知免其深求地歸
肇元管業但君榮妻人也諭令肇元出銀三兩給與君榮燬
其所呈萬曆十四年文契以斬葛藤此乃本縣法外從寬勸

民歸厚之意云爾免供立案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一件勢佔民田事

審得陳從化有田八石分為兩契出賣一係葉朝招之父葉廷諫獨買四石現在管業無異一係葉廷諫與葉錫胤合買四石分管二石者也後從化私向錫胤之義子潘小通贖回廷諫合買四石之田不取原契另立復契轉賣與胡希芹陳從習管業收租致朝招執契爭衡始而止據呈驗伊父獨買四石之契疑其有一契而影罩兩田情弊總而又據呈驗合買之契前來查閱兩契炳如也本應照律斷給但小潘未經到案其田從化又已別售姑從寬於從化名下追銀三兩給與朝招取回原契以斬葛藤其希芹契買田二石仍歸管運

息此虞芮之爭可也免供立案

一件覓佔隔糧事

審得范明永控告周季式富謀奸佃覓佔隔糧一案緣有故
民王拱山者孤獨無嗣所遺民田七石並房屋竹園伊甥陳
友國於康熙四十九年間賣與范明永我絕收稅已經十年
今佃戶齊叔積將田五石盜賣與周季式而季式持有上首
原賣主張奴之契出而爭執以致具控庭訊之下叔積匿不
到案季式忽稱陳友國係外甥可以賣得齊叔積係總子獨
不可賣等語夫此語出自叔積之口猶之可也今季式代為
置喙則其盜賣盜買情形已和盤托出矣謂非季式知情謀
買誰其信之本應杖懲姑念年老薄罰銀四兩充為修城工

費田歸明永管業仍斷出銀五兩給與季式收領屬張氏之契歸之明永以斬葛藤齊叔積照提另結立案

一件負噬吞佔等事

審得葉中觀控告胡名世負噬吞佔一案緣名世於康熙四十九年將民田四十石契抵中觀銀四十兩每年加利八兩抵約載明炳如也因名世利交三年後忽分文不吐致有此控但田計四十石而價止四十兩未免價少田多且有抵約為據原屬未絕之產今本縣斟酌理斷令中觀照契內承管田二十二石退還田一十八石與名世情理兩平二生從此可以息虞芮之爭矣速令中証踏明坵數各自佃完糧以斬葛藤當堂判此立案

一件強掠民食事

審得何士德有田六石於康熙四十七年賣與何良知了根
過稅契券犁然緣此田與何益文之田連界益文與圖兼併
先聳士德向良知回贖良知不允復餌士德婪銀六兩寫立
伏契胆敢統領多人四月內割良知新栽之麥七月內又割
良知所種之稻如此肆橫逞克真目無 功令者矣質訊之
下士德益文俛首無詞各予杖警其知情重賣故買價銀六
兩照律入官益文所呈士德伏契銷抹附卷仍於益文名下
追出強割麥穀給良知收領當堂書此數語立案

一件僧棍狡佔等事

審得齊汝占刁民也伊有祖坟坐落十二都八佛庵前與陳
良貴祖坟連界齊坟塹上陳坟塹下中隔水路一條則庵僧
可永引流灌田之所也詎汝占侵奪水路日逐填塞弱門含
忍不敢與爭何得隴望蜀反以良貴之坟為越界埋葬以可
永之田為坍損坟堂胆駕僧棍狡佔之詞希為一箭雙鵰之
計豈此處之扶輿佳氣汝占竟思獨擅而他人之地不容寬
宥僧家之田佔婦掌握然後快於心歟健訟逞刁杖懲不枉
水路斷令可永照舊清出毋許湮沒致妨田疇免供立案

一件叛佔血業等事

審得陳士怡陳汝涵之上祖陳邦範陳邦祖等有庵屋數間坐落十二都上黃地方故明天啟五年曾經失火天啟六年邦範等將焚餘破屋并空基請全地方齋長公人立約與陳士益之祖陳通渭備資脩造居住人經數世事隔兩朝固已為絕產矣至康熙四十八年陳汝涵與陳士怡陳士宛陳士青等又立票收糧搗根過稅則更無得而議矣今士怡猶以叛佔具控何為者姑念其一貧徹骨錢糧拖欠無償斷令士益出銀七兩代士怡清完逋賦永斬葛藤今而後士怡輩敢再生枝節復起竄端者定以三尺繩之立案

一件為欺滅四至等事

審得許景生刁橫之徒也伊父許叔茂存日將坐土十一都白鶴殿灣坟傍餘地五分賣與蔣安之之父蔣君儀阡造生坟搗根收稅照契完糧已經二十餘載即君儀物故之後營安窀穸又歷有年所矣今景生於久經契賣之五分地內蔣坟之左瘞埋父棺致安之有欺滅四至復佔盜葬之控批衙查勘復行親訊從前賣買一正一找契正中明景生今日何得恃強欺弱恣行佔葬乎薄懲以儆其坟本應神遷姑念蔣許原屬姻親從寬免起以全戚誼景生止有坟而無地日久倘敢倚坟而爭地後之明府竟照律押令遷移以斬葛藤勿

晒本縣今日免起之斷為蛇足也立案

精思必以... 法... 安... 杜... 白... 一...

一併欺佔奪食事

石梁曇華亭乃天台第一名勝也松雲環繞巖壑幽清瀑布飛泉而外並無長物亭畔向有荒山四畝五分住僧通性剎刈荒穢栽培竹木茶園忽被下方廣寺僧澄如攘為已有致通性有欺佔奪食之控今據黨總地鄰查覆寔係通性開墾之山相應斷歸通性管業澄如等不得爭執勒石以杜覬覦雖然人生于世夢幻泡影自有曇華亭下方廣寺以來其僧之為通性為澄如者不知幾許輪廻即亭之或興或廢寺之或盛或衰亦不知幾經更變而絲亘常存晝夜不舍者惟亭下之石梁與亭前之瀑布已耳莊生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

也無涯坡公又云自其變者而觀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况
 乎四大皆空五蘊非有乃出家人本來面目至若兔走鳥飛
 迴光返照試於此時定心一想亭耶寺耶山耶竟安在耶然
 則此一拳之石無論澄如不得爭通性亦不必爭本縣深恐
 二僧貪痴不泯特為反撥開導喚醒沉迷作清夜鐘聲也可
 作當頭棒喝也可各宜諦聽其毋違

一件白佔祠產等事

青溪之報德庵即王張祠乃故明天台王邑宰之香火院也
 萬曆三十一年間價買闡法寺民地三畝稅收永一坊一甲
 王張祠戶輸糧勒石永守碑記未泯後因兵燹僧亡失管仍
 被闡法寺僧佔去一畝又盜賣施文信一畝許子賢五分今
 王張祠現管者僅有五分而糧則猶然三畝也茲值編審清
 丈據老僧智識以白佔祠產賠累不了等情具控本縣到地
 親勘查驗契券鑿其坐落四至稅畝相符施許二姓所管
 之地即係王張祠之地無疑因查文信子賢地從何買並無
 文契呈驗再查稅從何收又屬闡法寺推出明一產兩賣



一糧兩推而王張詞之業佔糧賠洵非虛也當諭丈書丈明
畝分改正魚鱗號冊仍將四至歸併一號打還王張詞斷令
智識與其徒若孫永遠管業以存此庵香火施文信許子賢
所匿文契查追銷燬其糧係闡法寺當日多推今日即歸還
闡法承辦倘日後文信等敢恃橫翻騰智識可執此鳴究吾
知後之明府亦將有感于斯文立案

一件冊號有據等事

昌黎有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今虞鳳翔與陳大張爭奪
十九都三里宋地方塘稅三分一案前之縣前之府暨前之
寧台道俱以鳳翔塘畔無田且草冊挖補係虞添改塘斷歸
陳矣茲因編審清丈本縣赴司領到存庫魚鱗全冊而鳳翔
復請查冊親勘哀鳴不已其始有甚不平者乎因准其所請
攜帶官冊前詣告爭處所親行查勘見鳳翔有田十畝貼近
塘畔非無田也官冊載明九十一百十號業主六甲虞舜收
八甲陳文昌左右打號昭然不爽非添改也始信此塘鳳翔
祖遺實有三分而從前之訊讞者不勘不查惟信一偏之詞

固執已見燬虞之契奪虞之塘盡歸之陳大張焉不亦不平之甚哉相應斷令鳳翔照舊管辦塘稅三分以溉塘畔十畝之田今而後大張固不得再執前案另起風波鳳翔取水灌田亦不得溢于十畝之外取各遵依立案

一件恩全血食等事

審得陳從宛造坎於自己田內墳後有田三石廼徐岳九徐國虞徐朝明徐朝哲等四分公共之祀田也詎朝哲朝明自恃分尊不通知岳九公然與從宛兌換此岳九等所以有恩全血食之控也勘訊之下據朝哲從宛等堅以將瘠換肥為稟異口同聲獨不思岳九侄也然大宗也朝哲叔也廼小宗也記曰夫子不祭則祀事孔明惟岳九主之朝哲朝明均不得越俎而代焉即云將瘠換肥則朝哲從宛更宜明日張膽與眾通知乃私相授受殊屬不合本應杖責以儆各管各田以斬葛藤但念一經法處恐傷岳九叔侄之情且徐田實為

陳坟來脉日後岳九等倘或自造坟塋或開掘池塘從宛之
坎實有干碍姑從寬遂釋斷令從宛于既換之田外再出田
三石歸徐薄罰朝哲朝明出銀二兩一並充脩祭祀公用庶
使從宛之松楸馬鬣不致復起鼠牙而徐氏之春露秋霜亦
得長享勿替此理法咸宜經權互用之道立案

一件橫被燒詐事

審得王宗建廼平頭潭地方開張酒肆者也四月初三積日
許老三挑鹽一筐在於宗建門首貨賣其時闌闌囂塵往來
雜遝宗建初不知其為誰氏之鹽并不問其為官為私也詎
有馮秀胡賓者係鹽商余用汲門下鷹犬指許老三為販私
鍊而拷燬復指宗建為窩頓鳴於捕衙鄭君照從中說合過
付馮秀等丁官銀并余用汲羊酒禮銀共七兩是以宗建不
甘以橫被燒詐等情具控詰訊之下許老三之鹽現有余用
汲所給號票為據已不得目之為私至於王宗建更屬風馬
無涉何馮秀等輒敢飛螫燬詐耶本應詳究姑念鄭君照余

用汲等泥首哀籲從寬免其深求馮秀胡賓杖責以儆賊追
給主嗣後君昭用汲倘不守法保身再敢借私誣陷平民定
仁詳革究擬其毋悔立案

一件倚蠹謀佔等事

審得許汝凌之弟許汝琰將田八石賣與族叔許廷策廷策
物故伊子許叔光向汝凌取回原價寫立伏契田歸汝凌有
裘廷冕者出而爭執以致具控訊據廷冕供稱康熙三十八
年備價六兩託婿許廷策出名代買稅收婿戶等語夫許賣
田而裘買田即明目張胆兩相交易夫誰得而禁之而乃為
此掩耳偷鈴詭譎行徑廷冕謂非用計謀買誰其信之一杖
不枉至于汝凌既用價贖回弟賣之田何以不索取原契乃
任其寫立伏契致留葛藤况叔光又不到案質明相應于汝
凌名下斷出田價六兩入官充修城工費領回原契田歸汝

凌管業逐釋免供立案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一件稟報地方事

審得金汝恭金汝角等不法刁棍也朱叔升祖遺民山一片
 坐落一四都橋頭地方標樣樹木管業多年緣與金汝恭山
 界相連汝恭欺叔升孤卹獨姓胆於三月十五日統衆蜂屯
 砍斫叔升山樹其時人多雜還而同隊之稚子金國壽因樹
 倒被壓頭顱登時殞命金汝角等轟然移屍於叔升家肆行
 抄詐種、情形不法為已極矣據黨總湯德稟報親驗研訊
 汝恭汝角等皆俛首無詞本應按照新例究擬姑從寬杖責
 以儆免其深求仍於汝恭名下追埋葬銀一十二兩給已死
 金國壽之母金楊氏收領追樹價八兩給與叔升取領存案

至國壽年幼無知聽從汝恭號召遂隊尋行強砍他人之樹被壓而死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立案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一件契外佔吞事

審得張朱氏以契外佔吞控陳君持一案因朱氏故夫張元復在日曾將田三百七十二石并庄房一所松樹一林契抵潘遊擊實得價銀一百兩計圖輕抵輕取不料隨岳父朱瑄之任武進竟作他鄉之鬼既無後嗣終鮮兄弟以致產沉未取迨潘遊擊任滿歸黃又將此田轉售于陳君持亦止收原價而不敢少溢者恐張之乘其後也原契具在則張朱氏之產實為輕抵而非絕賣之產也明矣迺君持執有我票摠根公據及收稅冊籍為憑然一則曰剥銀一十三兩再則曰勸助銀五兩又曰票勒了根銀一兩三錢嗚呼以三百七十二

石之田而且有庄房如許在基松木如許原價不過百金所
找不過廿兩其源不清塞流無用無怪張朱氏之不肯甘心
於陳也今斷令君持再出銀三十二兩付張朱氏為養生送
死之資以斬葛藤非特恩憐孤寡實為君持裕後之圖設云
田地若將糠粃換兒孫依舊換糠粃報施之理歷久不爽可
不懼哉今而後君持可以告無罪於張氏且可以遺子孫而
世其業矣前後契券發君持收管銀付朱氏領訖立案

一件田佔糧賠等事

審得許子賢乃張貞理之舅祖也子賢於康熙二十二年將
泉塘地方田一十二石契賣於張貞理之祖搗根過戶管運
完糧已經三代矣緣此田坐落許可朝門首子賢於康熙五
十五年復賣六石與可朝貞理具控前任懸案未結茲以田
佔糧賠等事赴稟訊據子賢狡稱田為伊妹奩田希圖自文
其過獨不思貞理祖孫父子相承管辦以來業經三十六年
即使果係奩田亦為張氏之世業矣再此田坐落可朝門首
豈不知為張氏之世業乎一係重複價賣一係知情故買子
賢可朝夫亦何說之辭本應照律於子賢名下追出重得價

銀入官姑念子賢一貧徹骨可朝瞽目廢人從寬概免深求
田歸貞理管業仍令貞理出銀六兩給可朝收領全親之
誼可也查可朝田管五年糧稅全不輸納應於六兩田價內
清還免供立案

一件夥棍強掠等事

審得生員張利蒼之故祖張寧伯於順治十一年憑夏廷秀
之故祖夏玉成為中契買故民夏叔奎房屋基園正找價銀
共一百九十兩至康熙十九年利蒼之叔祖張汝泮利蒼之
始夫姜叔旌乘利蒼之祖患病寫就文契將屋便與夏叔升
訂價七十四兩而叔升又轉售與褚叔存褚萼然房屋雖賣
而原價未足糧稅未收且基園尚存未賣叔升契內載有界
址甚是分明所以利蒼之父張亨碩曾經疊控前董郎各任
斷而未結利蒼復行控縣勘訊之下屋則猶是也而張與褚
價值懸殊矣園則猶存也而竟為夏廷璽夏廷秀私為已有

矣而謂利蒼肯甘心默之乎合斷得屋之褚萼等量情找價四十兩給利蒼收領以斬葛藤至夏廷秀所佔之基園相應仍歸利蒼管業惟是訊據廷秀供稱基園乃伊父夏叔芳價買有順治十七年十八年夏叔奎二賣契為據是矣但查張寧伯價買其正找各契俱係廷秀之祖夏玉成為中書名畫押叔芳為玉成之子豈不知此基園久為張氏物業而願出價向買乎况細驗所呈兩契比對筆跡不同所畫之押迥別且信印模糊明係偽造抹銷不究亦法外從寬也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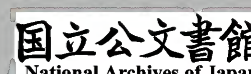
一件業佔稅陷等事

審得袁叔遠以業佔稅陷控袁聖明也緣聖明契買潘梓之屋即係周廷恭父契賣之屋後廷恭將屋又買與袁叔遠是一屋而父子兩賣矣控經前任訊斷聖明出搗根銀十兩給與廷恭令其清還叔遠之價詎廷恭領聖明之銀而叔遠之價吞而不吐致有是控今薄責廷恭仍令償還叔遠原價理固宜然法應如是但查袁聖明與周廷恭乃嫡親即舅與叔遠則同宗叔姪廷恭一貧赤骨力不能償而叔遠又不甘價業兩懸是訟端終未熄也為聖明善後計再出銀三兩給與叔遠以全族誼以篤周親畧法言情未為不可立案

天啓元年... 卷之三... 三

一件業吞糧陷等事

審得楊元璧之故父楊君璽價買何益國蔡赤臣官田五畝二分契載稅在三十四都五甲趙捨佛戶推收夫趙捨佛絕戶也君璽買絕戶之產而管何姓之田且不收糧致何雷贊於五十八年十月以業吞糧陷等事具控當經審斷有案迨今次通都清丈復據何雷贊控告元璧現管之田確在二甲何丙習戶下與何益國共祖圍業並非絕戶趙捨佛之田鱗冊可據隨委捕衙督同兩造賚冊到田查勘坐土四至與鱗冊相符其為何姓之田無疑斷令何益國名下所承田二畝六分歸元璧管業餘田二畝六分復還何雷贊元璧不得爭



執批明原契永斬葛藤其糧各自承辦至蔡赤臣所得田價仍應追給元璧收領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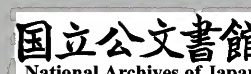
一件夥棍扛佔等事

審得楊天祺楊天祿同母楊鄭氏將地八分田四分契賣與袁聖美為業後天祺復盜賣與楊登雲聖美用價贖回是天祺一產而兩賣聖美一產而兩價矣何居乎有許汝高者忽起而佔奪焉此聖美之所以有夥棍扛佔之控也庭訊之下許汝高所買者業主楊天聰其地則一畝三分也聖美所買者業主楊天祺其地則八分也業主不同地之多寡又異汝高何得乘機單佔耶殊屬不法薄責以儆仍着二十一都公正都總督同兩造丈明楊天祺所賣之田地註明圖冊歸袁聖美照依四至管業汝高不得再起爭端自取罪戾立案

... 陳從因有民山一片坐落磨麥灣與周起標之山
毗連各有界址有稅畝有堪冊且康熙三十二年爭界控經
公人踏明立有公據自應各管各業矣詎意陳範陳從因矚
起標將山出拚柴姓砍斫忽指為越界強佔頓起風波又恐
理不能勝思以勢制遂倒提罕月寫立賣契投獻陳兆商挺
身出頭統眾蜂擒剥詐此起標之難已于矜棍扛制之控也
夫起標有起標之山從因有從因之山使起標越佔果真從
因祇應當官告理不宜投獻兆商蓋兆商今日執契定案後
日執契管業試問從因與範其又何說之辭哉豈非欲圖取

一件矜棍扛制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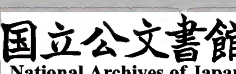
審得陳範陳從因有民山一片坐落磨麥灣與周起標之山
毗連各有界址有稅畝有堪冊且康熙三十二年爭界控經
公人踏明立有公據自應各管各業矣詎意陳範陳從因矚
起標將山出拚柴姓砍斫忽指為越界強佔頓起風波又恐
理不能勝思以勢制遂倒提罕月寫立賣契投獻陳兆商挺
身出頭統眾蜂擒剥詐此起標之難已于矜棍扛制之控也
夫起標有起標之山從因有從因之山使起標越佔果真從
因祇應當官告理不宜投獻兆商蓋兆商今日執契定案後
日執契管業試問從因與範其又何說之辭哉豈非欲圖取



快於一時輒將祖遺世業拱手而讓諸人耶愚亦甚矣開諭之下俛首無辭本應按律究懲姑念蚩々可憫斷令差押兩造併黨總山隣公同踏明周陳兩家山界各照契據執業不得彼此侵佔致干法處其從因等所賣陳兆商之契訊係倚勢投獻當堂銷燬所勒起標銀一兩追出給主從寬逐釋免供立案

一件惡指屠寡等事

審得章曹奴以惡指屠寡等事控林瑞交一案緣曹奴之夫章日英在日將住房一所及兩廊輔屋一半賣與孫叔正一半賣與林瑞交迨後叔正管業不便併賣與林是昔之分為兩院者今也合為一宅矣因契內小屋三間仍是日英之弟日成居住且日英停棺屋後園內所以曹奴向我而瑞交不允勘訊之下斷令瑞交出我價銀四十兩給與日成曹奴收領其所住之屋所停之棺即日搬移以斬葛藤今而後歌斯哭斯永為林氏世業矣倘日後曹奴日成再敢另生枝節定以違律治罪立案



一件昇幼盜墓事

勘得孫肇澄孫叔盛等之曾祖母墓於十二都烏巖頭地方其附墓於左者則肇澄之祖妣也其附墓於右者則叔盛之祖及父母也今肇澄結砌生礦不附自己祖妣塚旁而在叔盛祖父母穴前以阻塞其明堂而謂叔盛其能已於昇幼盜墓之控乎當即批行族衆理明去後旋據孫石公孫良登等稟覆前來本縣親勘無異夫結礦而塞人墓之明堂為不情且以卑犯尊為不義不情不義肇澄其何取焉况甫營馬鬣即起鼠牙其非吉壤可知斷令押遷以絕禍胎可也立案

一件謀佔加添等事

審得張文志不法刁徒也張元浩張湛會等有塘二畝一分三厘五毫乃元浩等范山張之祖遺祀業固與文志等官塘下張風馬無涉也文志矚奮時壩冊存在伊兄張君章家內胆於塘號下私添伊故父張邦統名字希圖佔管致元浩有謀佔加添之控今查核冊內筆跡不同濃淡各別其為加添圖佔無疑詎文志忽稱張邦統三字係張元浩聽唆自行添註等語夫塘元浩之塘也邦統文志之父也天下豈有以自己之塘反添入他人之理即此推敲不愈見遁詞之窮哉杖責以儆其塘斷令元浩等照舊管業免供立案

一件淫棍汗寡事

審得茅成奴之夫茅叔考係二房次子照律入繼長房生有三子娶媳成家居然田舍翁也今叔考物故伊妻陳奴在家不避瓜李之嫌容或有之詎茅叔升茅叔欽茅小八等輒作鵲巢鳩踞之意借端起寡逐其人鎖其屋掠其文契稻穀反以淫棍污寡等情具控殊屬不法叔升叔欽各予杖做陳奴或守或嫁聽行其志田產什物文契帳目押令叔升叔欽一交還叔考之子茅季章兄弟三人收執他人皆不得覬覦其匿不到案之茅小八薄罰城磚五百塊嚴拘追繳母俾其竟賦爰也當堂判此數語立案

一件婪秀圖佔等事

審得林叔凡之祖於康熙二十五年價買朱君榮山一畝內有孤墳一塚則不知誰氏之祖也至康熙四十二年叔凡之父林廷選在山結砌生礦有陳友檜之父陳惟厚者冒認孤墳為祖塚出而爭衡訐控前任李斷令孤墳五尺內俱不許造墳山斷歸林在案今叔凡葬埋伊父而陳友檜陳大良亦舁父棺附葬致叔凡有婪秀圖佔之控今訊友檜佔葬情真同大良一並杖做仍差押遷移不得延挨再生枝節至林叔凡亦應遵斷不得造墳於五尺之內取遵依立案

一件富劣強佔等事

查得張煥即張君章武衿護符而夜即自大者也張元捷張仁甫等有祖遺民地坐落十三四都山頭王土名高井大井地等處先被水冲歷年賠糧今土漲成熟而張煥父子欺其貧懦恃強信種元捷等不甘矚本縣在都抽丈攔輿哀籲親勘之下張煥倚衿橫佔墾地甚多着令監丈督同該都總丈書據現在成熟畝分文明註冊各管各業楚弓楚得永杜爭端倘君章恃橫不悛許元捷執此鳴寃後之明府諒有同心必不縱惡長奸也立案

一件悍兵克殺事

查看得范文禮即金印與范元鳳乃同祖弟兄而元鳳與陳易則嫡親郎舅也元鳳賭博不竣其母范陳奴曾控范文禮並伊弟范文光誘賭勒獻疊剝統抄等情于縣啟縣薄責元鳳文光而釋文禮訊斷有案在陳奴女流告狀或係陳易主張亦未可定但賭博事真且誼關至戚論情論法自無怪其然也今文禮嗔陳易從中唆使邂逅相遇輒揮老拳此陳易所以有悍兵克殺之控也會訊之下不但干証范廷鳳有范文禮扭住陳易把他帽襟扯斷之供即范文禮訴詞亦有我肯甘心之語則其當日強梁跋扈情形固已躍然紙上是金

印名曰文禮實無文且無禮矣惟是兩造寔屬周親非可與
此人同論若事深求勢必仇恨轉加轆轤不已當堂諭令文
禮向陳易翰情一揖而解消從前忿懣之氣發將來雍睦之
風或亦 上臺所樂聞者今轉奉前因擬合會同移覆

一件賣良為賤等事

臨海

查得婚姻律內開載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
母俱無者從餘親主婚夫亡携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婚等
語敝縣民人齊叔考所娶孀婦吳氏無論其為吳應朗親生
之女即使果為楊希哲之姪女試問其兄亡嫂嫁時何不領
回撫養乃任其謂他人父且先適周姓時希哲已置之不問
今因寡而另抱琵琶希哲忽駕賣良為賤虛詞控准開提不
候解質復來敝治嚇飽腹遞稟甘息則其奸刁詭譎情形
已和盤托出矣除齊叔考等訊屬無辜應請免其移解以省
拖累外所有楊希哲係 貴治人氏敝縣未敢擅專擬合專

差押解 貴縣煩請查照未移事理希嚴加究懲發落以遏
刁風以昭法紀者也

一件駁回湯溪蠲冊關

為彙報亢旱等事准貴縣移送被災田畝應蠲各都畝花戶
數目災冊到縣准此隨即查核彙筭花戶應免錢糧細數或
多或寡與畝總不符而畝總又與總撒不合甚至錢分數目
竟不填寫明白混稱六七五者種、悖謬未識經承玩愒之
故歟抑係原報時即如是之舛錯歟再查被災田畝每戶多
至四五六頃少亦一頃以外並無一畝以至數畝者是豈零
星小戶獨豐而田連阡陌之大戶獨荒欵事關查蠲出結
題達大案恐干 部駁關係匪輕不得不鯁、過慮也謹將移
到原冊粘簽移送查核擬合關明希為賜覆施行

照得積賊裴六肆行偷竊擾害地方本應按照新例從重究
 處但屆今三月恭逢
 萬壽聖節
 皇恩浩蕩普天同慶之時姑從寬典合飭掛鈴充警為此票仰捕
 衙官識查照來文事理文到立即備具粗壯鉄項圈一個大
 鉄鈴兩個帶到裴六當堂懸帶示警其圈項依項大小不鬆
 不緊扣鎖毋得過寬致被作奸脫卸每逢朔望赴縣過堂點
 郊仍取具該犯改過自新遵依並親族保結申送查核

一件飭遵事

照得積賊裴六肆行偷竊擾害地方本應按照新例從重究
 處但屆今三月恭逢

萬壽聖節

皇恩浩蕩普天同慶之時姑從寬典合飭掛鈴充警為此票仰捕
 衙官識查照來文事理文到立即備具粗壯鉄項圈一個大
 鉄鈴兩個帶到裴六當堂懸帶示警其圈項依項大小不鬆
 不緊扣鎖毋得過寬致被作奸脫卸每逢朔望赴縣過堂點
 郊仍取具該犯改過自新遵依並親族保結申送查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一件嚴飭巡查以靖地方事

照得台邑僻處山陬，密邇海濱，奸宄易於藏踪，宵小時多竊發。况今時屆隆冬，巡查更不可不嚴防，微益不可不早邇來報竊紛，民難安枕。且每多異言異服，行踪詭譎之徒，潛入境內地方，總保不稽不查，不驅不逐，任其遊行自如。設有意外為害，匪輕合飭巡查。為此牌仰捕衙官識查，照來文事理文到立督捕役加意巡查，用心緝嚴，飭保甲居民各設梆鑼，每夜輪流巡邏，擊柝使鼠竊潛消。地方寧謐，倘有舖家飯店及庵觀寺院容留外來異言異服踪跡可疑不軌之徒，潛匿在地者，立即擒拏，同狗隱之黨，總地隣一並解縣，以憑盡

法究處該衙職司捕務須顧名思義寔心任事如敢陽奉陰
違除提經識懲究外定以溺職詳叅慎之慎之

一件逆祖坑叔等事
審得金君現乃金君禹之胞兄而金子相則金君現之嫡姪
子也現無子而家計頗饒禹五男而一貧如洗康熙五十五
年間君禹將君現連界堂房邊樓契抵君現價填六十三兩
當即扣除積欠會銀店賬共三十七兩友于之誼君現誠缺
如矣然猶曰此市儈故態耳今君禹已經出屋屢向君現割
絕了根詎子相執措不從致君禹以逆祖坑叔等事具控庭
訊之下繞伊親父金岸先極證君現聽信子相殘忍刻薄將
零星賬目疊算價銀並及其平日供饌一目不顧依倚君禹
過活各情由泥首階前情詞激烈甚至有養虎貽害之稟聽

天公
卷之三
三
語

斷至此不禁目裂而髮豎矣夫岸先為禹現之親父年已八
十有六風燭草霜君現長子也請安視膳之事一人身任之
未為不可令也不然君禹有子五人君現膝下無兒撫君禹
之子以為子恩勤而鞠育之亦未為不可令又不然且同胞
手足一富一貧即無房屋交關時其不足而周其困乏又未
為不可令更不然是孝友二字隲矣無聞兄弟孔懷視同秦
越此豈尚有人心乎惟是訊其所以致此者皆由繼子子相
之主持杖子相使知王法之嚴寬君現使篤天倫之好斷還
準拆之房屋仍令君禹營業同居輪養伊父當堂銷燬抵契
俾君現身後毋使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之慨情固宜然法
亦如是今而後務宜兄恭弟友式好無尤煮豆燃箕之詩斗
米尺布之謠當時三復也至於子相本非同父周親非其
類者鋤而棄之律應爾也但本縣亦不之強姑存而不論聽
其自然可耳立案

一件勢豪橫佔事

審得胡帝敏與胡日連皆不法刁徒也胡叔字有高祖墳坐落二十七都下徐牛眠山康熙十七年叔字之祖胡汝龍將山二丈四尺賣與新昌張君彩之父造墳餘山一畝五厘至康熙三十九年復盡行契賣止留一祖塚標祭君彩印收完粮阡墓祖父伯叔歷有年所康熙五十三年有呂公賢向君彩承佃此山係胡日連為中租約炳據是山久為君彩之墳山所留胡墳又寔為叔字之祖塚均非若崇韜之認汾陽墓也奈叔字一介寒人傭工象邑經年寒食不飛蝴蝶之灰君彩遠住新昌西地兒孫莫保鷓鴣之棘以致胡帝敏串搆

胡日連狼狽為奸冒認叔字之祖為已祖切柳盜葬父棺此
張君彩之不能已於瀆控也拘齊質訊據叔字指陳伊祖當
日賣山情由及其祖戶辦糧都甲歷之不爽夫使此山而果
為帝敏之山祖非叔字之祖康熙十七年三十九年何以任
聽汝龍契賣得價何以任聽君彩遷葬印收而胡日連又何
以於五十三年代呂公賢作中向君彩佃山乎冒祖盜葬不
但帝敏無詞自解即扛帮袒証之胡日連亦無詞代為之解
夫山或可圖佔豈祖亦可冒認乎喪心病狂何至于此亟為
杖懲以儆仍立押帝敏起棺另自瘞埋山着君彩照舊標祭
永保松楸勿同牛山之揮涕可也立案

一件生死慘冤事

審得謝邦總之祖坟與周君珍之生坟皆係奚叔助祖坟傍
之餘地也謝邦總之王母為叔助之祖姑病歿後叔助之祖
篤於親誼將坟傍餘地與之阡墓後復立契得價謝姓完粮
歷有年所今叔助見坟傍尚有餘地價賣周君珍做造生坟
邦總出而爭衡互控到縣夫堪輿之說誤人多矣君珍甫營
馬鬣旋角鼠牙此土應非吉壤况白雀牛眠所在多有為君
珍身後計正不必於他人松楸丘壠間爭此一坏之土耳斷
令地歸邦總價還君珍邦總於契價六兩六錢之外再出銀
一兩併給君珍為另遷生坟之費理法兩平爭端永杜逐釋

免供立案

免供立案... 鄭氏... 周奴... 許字... 活拆強佔... 控披閱各詞知... 將周奴許字之此人進所以有活拆強佔之控披閱各詞知... 叔完同父周親之姪多矣何竟不立為子而以異姓為子已... 屬可疑及拘訊之下鄭氏廷位年相若也覲顏母子稱呼不... 更可怪乎難免瓜李之嫌亟杖廷位與人進同為非種之鋤... 斷令叔完胞姪人存入繼叔完所遺家產什物令龐世大等... 公同查明開單存案俟人存成立交與經營目下仍令鄭氏

一件活拆強佔事

審得鄭氏之故夫龐叔完存日以無嗣故螟蛉龐人進即徐國俊為子有售女周奴年甫髫齡許配為婦相安無事不料叔完物故鄭氏遂回人進另招潘廷位為子更名龐人位復將周奴許字之此人進所以有活拆強佔之控披閱各詞知叔完同父周親之姪多矣何竟不立為子而以異姓為子已屬可疑及拘訊之下鄭氏廷位年相若也覲顏母子稱呼不更可怪乎難免瓜李之嫌亟杖廷位與人進同為非種之鋤斷令叔完胞姪人存入繼叔完所遺家產什物令龐世大等公同查明開單存案俟人存成立交與經營目下仍令鄭氏

收息撫養人存不許變賣亦不許旁人佔奪廷位無令上門
致生他詭周奴髮已鬻之當堂着令人進領歸完聚今而後
人存子也人進壻也務宜克盡其道無失親之至于鄭氏更
宜矢志栢舟勿行多露不然非獨人之多言為可畏已也立

案

一件電矜察究事

審得斥生陸廷元即陸鎔向為抗糧之魁首今又為賊線之
領袖也平日博奕飲酒不修邊幅以致兜收錢糧侵蝕累上
任催不完解赴本府禁比與積賊史小壽同監商謀打筭
矜有蔡君忻愚懦可啖幻出康熙五十五年五月間君忻曾
買小壽蚕絲四十五觔價未付足為詞廷元先代小壽寫信
唬嚇繼而廷元又自寫二信說合其寄信者即廷元之妻舅
汪君聘嗔其不落圈套復稟司獄司差役張佐拘拏君忻情
極以電矜察究等事具控前來本縣因有公事赴郡隨帶君
忻親詣司獄司提出史小壽填訊詰其欠銀何憑無有也絲

牙何在無有也真屬海市蜃樓憑空結撰廷元小壽擇懦飛
噬雖百喙其奚辭哉本應通詳究擬姑念贓未入手而君忻
經紀細氓不堪拖累且有司獄司差拘之舉投鼠忌器從寬
不寃實為厚幸今為廷元計甌已破矣翅已塌矣當謹守法
紀早完錢糧慎勿以躍冶自甘終老復萌故志致蹈遣戍之
嚴例也立案

一件欺寡吞孤等事

審得天台田土交關有正有找方為割絕了根雖相沿陋例
然未有賣經四十餘年價找十次而豁壑難填葛藤未已如
丘汝宰同子丘三懦者查汝宰之故父丘廷玉于康熙十四
年將五都塘畝山一十畝契賣與吳兆貴之故祖吳滿甫正
價五兩二錢疊次找價共一十二兩五錢契票一十一紙犁
然成帙過戶辦糧冊已四造矣至五十八年復串謝元性執
筆代書勒取任憑丘姓在山造坟一塚之筆據猶不滿意今
五十九年又來勒取搗根銀兩兆貴不允輒統胡大敬高老
烏等各持斧斤到山伐木如此恃橫胡行此兆貴之大母金

奴欺寡吞孤一賣十找之控所難已也庭填之下汝宰二懦
俛首無詞杖三懦而宥汝宰以其老也而怒之寔為厚幸謝
元性胡大敬高老烏黨同助惡本應責懲姑從寬罰做城工
各三十工以儆其山斷令吳兆貴照契管業不許汝宰造坟
追出謝元性所書筆據銷燬毋留為日後三懦翻騰張本立
案

一件叩鳴事

審得陸銖之父陸以諫與陸允機同族弟兄也允機之祖陸
元榮父陸士昌有屯田一畝四分七厘民田六分歷存念六
都一甲陸銖之祖陸望文戶下每年屯民二稅俱係以諫父
子按畝包收代納已經數十年矣詎陸銖見允機愚懦可啖
捏稱一二大造元榮另有民田一畝八分二厘推入望文戶
下向允機勒取糧役共五十年出其家冊為據慮允機不服
復私向冊書徐士青處將念六都二甲榜冊內陸元榮戶下
民稅一畝八分三厘上添註士昌推三字希圖海市蜃樓遂
其憑空紮詐計誠巧矣而不意士青竟以叩鳴事首縣也弔

册质訊以諫父子俛首無詞本應法究姑念以諫允機一本
之親若事深求恐懷仇恨從寬將添註榜册及陸銖私册當
堂塗抹逐釋免究至允機寔存屯民二稅着于今屆大造收
歸己戶以斬葛藤可也立案

一件倚衿謀佔事

審得呂惟澤有樓房三間荒基一片係康熙四十二年買之
於呂惟福而呂惟福則于康熙二十一年其故父買之於呂
龍友前後授受文契分明可謂最清楚之產也本年三月二
十六日有徐煒之子徐日賞徐叔敬等到地栽桑管屋不亦
突如其來乎此惟澤所以有倚衿謀佔之控而徐煒亦具有
婪佔世業之詞今據徐煒出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呂世海賣
契並弘光乙酉年十二月租票二紙為之置喙今本縣親勘
其產尚新並非故明時物業且于弘光年間一月之內而取
兩租票何本朝七十餘年以來反不另取一紙憑據即云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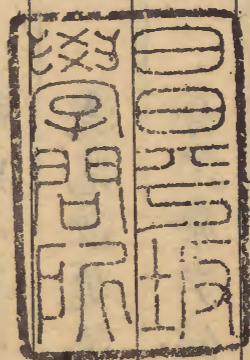
呂惟福歷年交租故爾因循是矣無論惟福久經薙髮披緇
雲遊出外今喚到質訊並不承認設使情事果真而惟澤之
入此室處歌於斯哭於斯寢食恒於斯者已歷二十年之久
何徐煒於自己產業竟不一過而問焉直至今年始令其子
清查管理豈從前不識不知同於木偶人耶抑飲中山之酒
未醒効陳搏之睡未覺耶殊不可解謂非徐煒檢有故紙希
圖欺佔誰其信之本應按律究擬查徐煒又係通詳抗糧案
內有名律載二事俱發從重論罪應於彼案歸結外仍杖責
伊子徐日賞徐叔敬以儆刁橫其房屋基地斷令呂惟澤照
舊管業徐煒契票當堂塗銷逐釋免供立案

一件駕稅捺糧等事

審得天台田賦混淆已極其駕虛洒派荼毒鄉愚者實繁有
徒而范從敬亦其一也從敬歷充太四坊十甲首頭分糧造
冊多駕范夏鄉民田稅二畝五分致有駕稅捺糧之控而從
敬則以夏鄉之叔范明表贖回范子振民田一畝五分又應
澆范汝選絕戶民稅一畝一分三厘為辯果爾又應二畝六
分三厘矣何夏鄉止以二畝五分告乎今弔冊填訊其所指
范明表之田係康熙三十六年抵與范子振未經過稅隨即
贖回復賣范石公于四十年大造開入太五坊九甲迄今已
二十年至范汝選一戶現係伊子孫承認完糧並非故絕鑿

天合... 卷之三... 五

鑿不爽從故即喙長百尺其亦何說之詞哉論法實難寬貸
姑念年老從寬薄罰銀三兩充為修城工費其多駕二畝五
分之糧即着從故領回完納取遵依附查免供立案



文化圖書

桑原 藏書

